

# 一排之长

□合肥 日月

1985年11月,我从总队教导大队一毕业回到部队,就被分配到省人大警卫中队任三排排长。别看我在部队已整整6个年头了,但我从来没有带过一天兵,在基层生活工作也就一年时间,既没有带兵经历,又没有基层工作经验,要我去领导30来号人,真的有些难为我了。上任前,我认真学习了《内务条例》,深知一排之长作为军官行政级别中最低的一级干部,也是部队中最基层的指挥军官。同时对排长的职责,我也能倒背如流,这都是纸上谈兵。那么如何当好一名排长呢?

为此,我专门讨教了一些老排长。他们都热情地给我传授了不少带兵之道。有的干脆告诉我:“上有中队长指导员,下有班长,排长夹在中间,最好当。”在我看来排长,是夹在中间,但起着兵头将尾作用。这一定位不是被动的,应当主动作为。“想抓就能插上手”,这是我的真实想法。既然部队编制中有“排长”这一岗位,就得要充分发挥出这一岗位的职能作用。但如何才能“插上手?”我心里可是一点点底都没有。就是这样,我硬着头皮,背着被包,拎着行李,一头扎进了三排这个大通铺集体宿舍,找到一张紧靠大门边上的床铺安顿下来。战士们一看我这个新来的排长睡在门边上,硬是要把我的铺盖搬到房间最里面。9班长好心劝我说:“排长,还是搬到里面睡。靠门口

睡,人进进出出的,又在风口上。您会休息不好的。”我一再婉言谢绝大家的好意。执意坚持还睡在门边,在我心中睡在什么地方不重要,重要的是能时时在战士中间,与战士打成一片,同吃、同住、同训练、同劳动、同学习,能及时准确地掌握战士的执勤训练,以及思想动态情况,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。住进排里一周时间,天天与战士一起摸爬滚打,到哨位上转转,征求执勤目标单位意见,与战士谈谈心,了解熟悉一下情况,算是用“温水煮青蛙”的方式,循序渐进地进入工作状态。

排里有位战士纪律观念松懈,经常外出请假,有时还好跟班长吵架,跟同班战友说话稍微对不上路子,就会动粗。加之大家都知道他是总队一位首长的亲戚,因而中队上下没人敢管愿管他,一下成了全中队有名的“刺头兵”。我在排里察言观色了他一周多时间,一直没有动过声色。私下我也了解到他身上虽然毛病好多,但军事素质不错,到了第二周的一天,他有次不请假外出,被我发现后,狠狠批评了他一通,非要他在班务会上作深刻检讨。他开始还和我各种理由搪塞我,当我苦口婆心地说到:“你千万别以为,你是总队某首长的亲戚,就没人敢管你了!正因为你是某首长的亲戚,我对你更要格外严格要求,决不能让你这样成天给首长脸上抹黑。”他一见我说话态度这么严厉、坚

决,就服软了。打那后,他是大错不犯,小错不断。在我眼里,他这也算是进步不小了。一个人的变化得有一个过程,更何况由后进变先进,是绝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能转变的。接下来我十分注重发挥他军事素质好的长处,有意识地让他当排里军事小教员。

这年12月,大队要组建一个新训中队,组织上派我去担任新兵训练三排长。临行前,中队党支部专门召开会议,专题研究挑选3名优秀战士和我一起去带新兵。会上,我大胆提议让那位“刺头兵”也跟我一起去带新兵。这一想法刚一提出,就遭到大家的极力反对。我说:“我提议,自有我的道理。用人所长,是越用越长;看人所短,是越看越短。他虽然身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,但是有一点,他的军事素质比较过硬,用其所长,慢慢地他就会从中学会扬长避短,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。”大家一听我这番话颇有几份道理,就同意了我的想法。等他知道他也名列带新兵的名单之中,既感到十分意外,又感到十分激动。他深知能去带新兵的,都是中队出类拔萃的骨干,他能去,证明中队没有另眼看待他。在去新训中队报到的路上,我语重心长地对他说:“你到新训中队后,和中队不一样,你可就是‘军中之母’了!你不能把你身上那些坏毛病,都传给新战友哦!”他“啊——”地一下站起来,洪亮地回答:“排长!请您放

心。既然组织上信任我,我决不会辜负期望!一定把兵带好!”他果不负众望,一到新的环境中,他像换了一个人似,在训练场上,他对新兵训练要求非常严格,可在生活中,他对新兵就像对待亲弟弟一样关心爱护。他带的班每次会操成绩,一直都名列新训中队前茅,公差勤务,他也能带头去完成。

我所带的排共有33名新兵,刚入伍到部队这个陌生环境里,由于生活方式、人际关系等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,很容易产生陌生、紧张、焦虑、恐慌等情绪。尤其是一些在家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和一些训练一时跟不上的新兵,我在管理上,从不简单粗暴,而是循循善诱,我要求新训班长都要当好新兵迈入军营第一步的“启蒙人”“引路人”“知心人”“贴心人”,切实帮助每名新兵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,时时刻刻关注每一名新兵的心理、情绪、思想细微变化,关心、体贴、爱护新兵,自觉做到脑勤、眼勤、耳勤、嘴勤、手勤、腿勤。在我的带领下,3名班长也是尽心尽责地去严格施训,科学施教、严爱相济,用心爱兵。新训期间,我所带的三排,各项成绩一直排名第一。

新训结束后,那位有名的“刺头兵”,已脱胎换骨,成为中队建设的骨干,并荣升当上了副班长。我也从基层带兵第一线的实践中,学会了怎么当好一名合格的排长。

# 晒酒壳

□肥西 查鸿林

小时候,我生活在小镇上,处于城市与乡村边缘,有城市的味道,也有乡村的风俗,都有知晓,却又不夠淋漓尽致。比如煮饭烧茶的燃料,不是城市里的液化气,也不是乡村的稻草,大多用酒厂酿酒的废料酒壳,这是小镇人家必不可少的东西。

我们俗称的酒壳是酒厂生产白酒过程中,将稻子脱壳后的大糠与大米搅和在一起蒸煮,然后放到酒池里发酵,再蒸煮酿酒后的废料。小镇上燃料紧缺,煤球要凭票且价格贵,稻草是乡村的产物且占地面积大,也要花钱买。酒壳就成为小镇人当燃料的香饽饽,当然也是要花钱的。买酒壳要早早预约,还要看天气,大多选择晴天,阴雨天里潮湿的酒壳会闷烂。父亲是老师,为了生计,他不顾斯文,也会借来板车和麻袋,带着我们去拉酒壳,常常弓着腰,埋下头,拉得满脸通红,满头大汗,肩膀被绳索还勒出一道道血痕,我们心疼着,在后面拼命用稚嫩的小手推着车。

晒酒壳是功夫活,也很劳累。买回家的酒壳要趁晴好天气,一天晒干,收藏待用。晒酒壳如同庄稼人晒稻子,先找一块宽阔平整的地方,将几板车还冒着热气的酒壳,用铁锹或者木掀卸下,均匀地摊开,在太阳下暴晒。为了减轻父母亲的劳作,我们姐弟主动承担起翻晒的任务,冒着夏天炎热的太阳,肩搭毛巾,手持木掀,勤快地来回穿梭,往往一个轮回下来,酒壳上面的一层又被晒干,我们轮流着在热辣辣的太阳下抓紧翻晒。热了,就近找一棵树下阴凉,渴了,从家里带来的水壶里就一口水。有次,有个骑着自行车,后座驮着冰棒箱的人,在我们身边停下来,故意大

声吆喝:“卖冰棍,卖冰棍。”我和姐姐都用手摸摸口袋,又相互看了一眼,然后把钱掏出来凑到一起,都没买成一根冰棍,我们对视一笑。那时无畏炎热,只有一个信念:一定要在当天晒干。也期望父母夸赞能干事,得到夸赞心里感到很荣耀。

酒壳当燃料,酒壳灰还能当猪饲料卖钱。傍晚时分,晒干的酒壳,被我们堆到一起,从家里拿来小细筛,一簸箕一簸箕地筛,把大糠头上的稻嘴子和烂在酒壳里的米渣筛下来,放到袋子里,等候人家上门收购。收购的人在小镇上一转,就知道什么时候来,一般当天就能卖掉。他们大多都是乡下人,操着浓厚的方言,至今还记得:“大姐(子),你家(咖)可有酒(回)壳灰卖。”筛完了酒壳,我们满头满脸都是灰,连鼻孔都呛的漆黑。晚上,我们已经累的筋疲力尽。

邻家人晒酒壳还晒出一段佳话。不远处的一户人家,由于孩子在一起玩耍闹了一些矛盾,从此不相往来。有一次,两家都在晒酒壳,傍晚,黑云翻滚,大风骤起,一场暴雨即将来临。李姓人家人多,扫的扫,推的推,装的装,几分钟就把酒壳收拾停当。张姓人家人少,一大片摊在地下的酒壳,眼看就要泡汤,李姓家长见状,手一挥:“伙们,都来帮他家收。”四五口子人一起上,三下五除二,几分钟就将酒壳装进麻袋,送到屋檐下,暴雨像竹竿般倒下来,张家人感激不尽,此后,两家和好如初,后来还成了儿女亲家。

如今,小镇上的酒厂早已破产拆除,过去晒酒壳的经历和辛苦,只能当做儿时的记忆,或隐或现于脑中,在幸福生活里比对回味。

# 送你一朵长庄莲

□肥西 王琼

六月,山南长庄的太空莲早早地开了。荷是地球上亿万年前就有的植物活化石。《诗经》“山有扶苏,隰有荷花”“彼泽之陂,有蒲有荷”的句子,让荷的诗意、禅意和情意一并萌生并横溢古老的中华大地。长庄不语,在它的田野上,有年代久远到不可考证的古烽火台;在它的深土下,有春秋战国和汉代的古墓群。汉乐府优美的采莲曲中,一定曾有红衣罗裙的女子,乘莲船,执莲花,在这里载歌载舞。

三次搭载卫星和飞船进入太空的莲子,在浩瀚的宇宙脱胎换骨时,照耀它们的,是未来的光。莲子带着被改写的基因密码向着淡蓝色的地球归航,它们以崭新的力量划开泥土隐秘的心事,续写农耕文化的传奇,拉长季节含苞待放的故事。从六月到十月,太空莲踩着春的余韵,走过浪漫长夏、再斟满半秋荷香。花多而艳丽、蓬大而籽实饱满。长庄的莲子成了都市人的最爱,它清甜可口、补体养心。

普通的莲是七叶一花,太空莲却是一花一叶,更奇妙的是“花穿叶”,尖尖的小荷穿过碧绿的荷叶亭亭玉立,成为荷塘别样的风景。听过了长庄白马墩的故事,再看花叶相依、花穿荷叶,便觉得,那花是痴情的女子,那叶是多情的书生。它们相依相伴,同生

共死,演绎人间真挚的爱情。莲落长庄,在长庄的水土上,熏染了长庄的醇厚、长庄的风情。长庄有鸟岛,蓊郁的绿树上栖息着上千只白鹭,它们美丽的身影不时飞过荷塘,画下生动的弧线;或停在花叶上,听幽幽弦道破天籟佛语。长庄曾烽火狼烟、金戈铁马,烽火台和青铜剑是历史的物证;长庄也曾月夜霜青、青衫起落,白马墩的传说和马大墩的残砖碎瓦是岁月的证词。但更多的是桑麻农事、灯火摇曳、长如流水的日子。过往都化作了清风白露,滴落在肌肤一样的黄土,化作村庄不灭的记忆。而荷是长庄的见证,它生生不息,唱着古老的歌谣,抒写着天空和大地的诗意,诠释着生活的丰腴和骨感,记载着亘古不变的乡情。

长庄,山河长、日月长、情意更长。如今,由太空莲带动的观光、养殖、农副产品销售的生态农业产业链形成,致富的镰刀割去了贫瘠。盛世的荷风吹来,“荷”即“和”,长庄与隔河相望的兴庄架桥铺路,小井庄、长庄、兴庄三庄联动的蓝图绘就。村民的心愿掷地有声,百年老棠梨树上的红布条沾满了荷香。长庄的莲,在古老厚重的土地上,有千研万磨后的醇香。长庄留住了美,也留住了传说、留住了历史、也留住了文化的根脉。